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二十一回 鬧張園醋海起風潮 苦勸和金剛尋舊好

且說前回書中章秋谷幾乎被騙，幸而識破機關。列公且住，這王雲生到底是個何等樣人，為什麼不騙別人，單單要尋著秋谷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其中也有一個緣故，諸君耐煩靜聽，待在下——的演說出來，好待看官明白。這王雲生的原籍本是揚州，從小愛嫖愛賭。家中狼有點兒田產，父母死後不上幾年，被他嫖賭得乾乾淨淨。無可奈何，便改了行業出去當差，央人薦到浙江一個候補知府公館內當了幾年跟班，居然也有了積蓄。後來這知府輪署了紹興府，王雲生跟到署中，作威作福無所不為，直鬧到風聲大了，地方紳士聯名上控起來，上台准了狀詞，就把這知府當時撤任。知府恨極，便把王雲生發到縣裡，打了二千板子，又把他監禁一年。期滿出來，浙江住不得了，便挾著幾年的積蓄，直到蘇州，要想尋條門路，依舊跟官。尋了多時，門路不曾尋著，銀錢用得一空，卻在青陽地結識了一班朋友，多是流氓馬夫一流人物。

這王雲生絕了資斧，免不得跟了這班流氓拆梢度日。適值章秋谷遊玩蘇州，就住在佛照樓棧內，銀錢揮霍，服飾奢華，又見他臨行之際在餘香閣點了一個滿堂紅，不到兩點鐘時就用去了百元上下。隔了一天，又僱了□餘部馬車，在二馬路兜到閘門，通通兜了一個圈子。王雲生同著一班流氓，看在眼裡，見秋谷這般撒漫，一定是個富家，便想要糾集眾人敲他一下竹槓。一則見章秋穀氣宇不凡，不敢冒昧；二則那一天，秋谷在丹桂戲園粉墨登台，那舞刀的一場解數，不但看戲的眾人稱道，就是本園的武小生陳雲仙也是極口稱揚，自歎不及。明曉得秋谷是個拳棒名家，若突然去拆起他的梢來，光棍不吃眼前虧，不要拆梢沒有拆成。反被秋谷白打一頓。

有此兩層畏縮，所以大家不敢開場。眾人彼此商量了一會，想不著個計較出來，王雲生便想出這個紮火囤的主意，包了一個城內擺碰和檯子的私窠子，叫做李雪梅，替他改了名字，說知緣故，約定將來得采三七均分。因王雲生久在官場，頗講禮節，眾人就推他做了老大，把李雪梅充了他的姨太太，大家湊出本錢，又揀兩個略為漂亮些的當作家人。部署已定，方才僱船到常熟來。

那知秋谷回了常熟，正事甚忙，那有工夫閒走？好容易等得秋谷送了金月蘭回到上海，不多幾時，秋谷自家也到滬江，這王雲生就跟到上海來，與秋谷同棧房住下，磨拳擦掌的想要大大的弄他一注銀錢。他在蘇州看了秋谷的豪華氣派，料定他是個百萬財翁，那知章秋谷不過一個中人之產；全是外面的排場，又且閱歷甚深，□分精細。

這王雲生到了上海，候了半月有餘，只指望秋谷見了雙林，先來拜會。那知候了多時，秋谷的面也不曾見著，只得借著同棧為名，先去拜望，慢慢的親熱起來。

假說要和他換帖，其實是要叫雙林出來相見，賣弄風騷，秋谷果然著了他的道兒。

王雲生便假做一封電報，說是妻子病重，立刻要回到安徽，故意把雙林留在棧中，托秋谷隨時照應，好等他慢慢的上鉤。他自己卻並不當真回去，那一夜上船之後，打發了棧內的茶房回去，依舊把行李搬上岸來，在左近一個小棧房內暗暗住下，打聽風聲。雙林用的娘姨也是他們一路，便悄悄的傳送消息，知道秋谷早已上鉤。

只因這王雲生自己假充是浙江的候補官員，此番接了家中電報，趕回安慶，卻是眾目昭彰。大家曉得的事體，若過了三天五日突然走了回來，不但秋谷疑心，就是客棧中人在旁看見也不免要心中疑惑，明是仙人跳的行為。況且他那一封電報又是假的，不敢出場，未免有些不妥之處，所以定要扣准日期，裝做在安慶回來的樣兒，方好遮掩眾人的耳目。計算的安排的智出萬全，要叫秋谷無從擺脫。萬不料這兩天之內，雙林無意之中露出馬腳，自己還全然不曉，卻被秋谷做了提防，把他們多時的計算安排一朝化作了虛烏有，賠了應酬的本錢不算，還出了一個名聲，上海地方從此無顏再到。在他們看起來，也就叫「周郎妙計高天下，賠了夫人又折兵」了。

閒話休提，書歸正傳。且說章秋谷上了馬車，一口氣直到張園，馬車在安壇第門口停下。秋谷因恐怕雙林在張園等久要起疑心，急於進去，便一躍而下，正要進門，忽見門口擁著一班不三不四的馬夫，多是紡綢短衫，紡綢褲子，窄袖高領，盤著油晃晃的一根大辮，腳下多是挖花鞋子，一個個揎拳擄袖，怒目橫眉的，像似要與人尋事一般。秋谷看了這班人的行徑，心中甚是駭怪，估量不出為的什麼事情。

回過頭來見草地上還有一群馬夫，卻三個一堆、五個一簇的往來閒走。秋谷雖然看見，不去管他，便一直進去。剛剛走到中間，耳中聽見好像一個信人的口聲在那裡與人相罵，卻像金小寶的聲音。秋谷想起前日小寶席間的說話，心中早已瞧料了幾分，順著那相罵的聲音看去，只見張書玉不施脂粉，穿著一身半舊的衣裳，頭上也沒有一些首飾，雙眉倒豎，殺氣橫飛的坐在那裡，一言不發。又見金小寶立在當地，對著眾人，指手畫腳的不知說些什麼。秋谷方才明白，定是張書玉因貢春樹被金小寶平空奪去，吃起醋來，所以在張園等著小寶，要和他一決雌雄，爭回嫖客。秋谷看了，心中想道：「剛才門外的那班馬夫，一定是書玉約來幫助的了。但是金小寶沒有防備，恐怕未免吃虧。」又四面看了一轉，卻不見春樹的影兒，又恐被小寶、書玉二人看見，多要請他評起理來，無從偏袒，便把身子隱在一旁。

只聽得金小寶道：「別人家格吃醋末放勒心浪，俚耐格吃醋，放勒面浪仔勿算，還要跑到歸搭來，搭倪講哈格理性，賽過恐怕嗰撥人曉得，自家勒浪掛招牌，陪篤大家想想看，客人末勿止做一格信人，信人末勿止做一個客人，有本事末，伴牢仔客人勿要放俚出去。現在俚耐總說倪搶仔俚格客人哉，倪做仔生意，掛仔牌子，客人來來去去，只好隨俚個便，倪阿好叫俚勿來格？就算是倪搶仔俚格客人末，也是客人自家情願到倪搭來格，耐亦勿是俚格家主婆，阿好管牢仔俚介，做出格付極形來，阿要踉蹌？」這幾句不痛不癢尖刁刻薄的說話，張書玉聽了氣得面青唇白，半晌無言，一時竟回答不出什麼來。停了一刻，方才跳起身來指著金小寶，大罵道：「耐格禽千人格爛污婊子，直頭勿要面皮！倪搭格客人做得好好裡格，平空撥耐引仔過去，還要背後說倪格邱話。耐要拉客人末，四馬路浪幾幾化化格人勒浪，耐做仔野雞，隨便去拉格兩格好哉。拉仔倪格客人去，還勒浪像煞有介事，勿要面孔格禽千人。」一席話把個金小寶罵得火星直冒，冷笑答道：「倪是爛污婊子，耐是好好裡是人家人呢，倪歸格辰光是花煙間裡格出身，所以大家才勒浪叫倪老槍。耐去想囉，倪花煙間裡向出身格人末，阿要啥格面孔？自然馬夫、戲子併得一塌糊塗哉，耐格實便一個規矩人，阿好搭倪說話？」說得旁人多大笑起來，秋谷也暗笑不已。

張書玉聽小寶說得愈加刻薄，鼻著了他的痛瘡，越發無明業火按捺不住，霍地立起身向外便走，口中說道：「倪也無啥閒話替耐說，耐有本事末跑到外勢來，倪大家說個明白，勿敢出來末，是只眾生。」小寶微笑答道：「隨便到啥地方，倪怕仔耐勿去末，上海灘浪，倪也勿要住哉！」一面立起來，跟著張書玉往外就走。

那知剛剛走出門前，張書玉對著一班馬夫使個眼色，這些馬夫大家會意，一擁而上，竟把一個金小寶圍在當中。小寶見此情形，大驚失色，方才曉得張書玉有心算計，自己入了牢籠，今天免不了一場羞辱。只見張書玉對著金小寶冷笑道：「耐格爛污婊子，阿敢再凶？今朝勿撥點生活耐吃末，嗰撥日腳格哉！」那些馬夫聽了，七手八腳的圍著金小寶，正要動手。

小寶只急得紅生粉面，汗透羅衣，正在窘急萬分、分說不得之際，只見那些馬夫忽然往旁邊一卸，開了一條路出來。小寶大喜，舉目看時，原來就是章秋谷，先前隱在一旁，恐怕被他們看見；後來聽得書玉與小寶惡言相抵，大家翻了面皮，又見張書玉立起身來，金小寶隨後出去，暗說：「不好，小寶跟他出去，定要吃虧。」

便連忙隨後跟來。出了洋房門口，便看見一班馬夫圍著小寶，聲勢洶洶，小寶只急得粉黛靈雲，喘汗交下。秋谷見此光景，心中不忍，知道不得開交，便急急的走一步，把兩手往人叢插進，兩下一分。那班馬夫多是淘虛身體的人，那裡禁得起秋谷的神

力？被秋谷輕輕這一分，早一個個東倒西歪，讓出一條大路。

秋谷見這班馬夫如此無用，暗暗好笑，走進圍中，向書玉、小寶二人說道：「你們有什麼事情也要好好的講說，為什麼一言不合就這樣胡鬧起來，不怕打出禍來的麼？你們聚了這許多的人，在此七亂八糟的吵鬧，倘被巡捕聽見趕了進來，大家不便。無論你們兩下有什麼委屈，有我在此承當，你們大家不許多說。」張書玉聽了尚未開口，金小寶見秋谷進來排解，心中大喜，搶先說道：「倪今朝禮拜日到間搭來坐歇，勿殺張俚耐來起倪格花頭，倪是從來勸搭別人吵過歇。二少，耐替倪評格個理性看。」秋谷搖手道：「你們的事情我統通曉得。你也不許多言，書玉也不消生氣，大家同我進來，有話好說。」說罷，一手攜了小寶，一手攜了書玉，拔步向內便走。

張書玉心中雖然怪著秋谷不該多事，待要發作幾句時，無奈書玉一見章秋谷那一付玉樹臨風的骨格，一個身子就酥麻了半邊，不由的怒氣全消，春雲上頰，伏伏貼貼的跟著秋谷舉步進來。那班馬夫原是張書玉約來的人，要想把金小寶羞辱一場，出出他的酸風醋氣。不料突然走出一個章秋谷，分開了眾人，同著書玉、小寶二人往內便走，那班人見張書玉一言不發，跟著他走進洋房，蛇無頭而不行，大家只得一哄而散。

這裡秋谷攜著兩人的纖手走了進來，揀一張桌子泡茶坐定，方才對著張書玉笑道：「你到底為了什麼事情這樣生氣，我來替你做個和事何如？」張書玉見秋谷開口問他，把先前的一腔怒氣丟到東洋大海去了，只向秋谷似嗔不笑的道：「耐倒好格，阿對倪得起？」說著便低下頭去，眼圈兒一紅，似有無窮怨恨說不出來。秋谷明知其故，陪笑說道：「你們彼此不要相爭，大家傷了和氣，我叫他兩邊走走，不要冷落你一邊可好？」書玉聽了，抬起頭來，低低的啐了秋谷一口，又把嘴一撇道：「耐格人末，說說就嚙撥好話出來哉，格號嚙撥良心格眾生，啥人來說俚介，故歇想起來，才是耐格勿好，耐勿該應……」書玉說到此際，說了半句咽住不說，卻只呆呆的瞅著秋谷。瞅了半晌，方把一個指頭向秋谷額上狠狠的推了一推，道：「倪也嚙啥說頭，耐自家去想罷！」

秋谷聽了書上的話，回心一想，覺得自己果然有些對不起他的地方，便先向金小寶道：「你在此間沒有什麼事情，你先回去罷，以後或者你們席上相逢，大家不消提起，免得旁觀不雅，壞了彼此的名聲。」小寶受了這一場驚嚇，雲鬢蓬鬆，釵環撩亂，身上的一身外國紗衫褲也都有了皺痕，巴不得要立時回院，重新插帶梳頭，聽了秋谷叫他先自回去，答應一聲立起身來，叫了同來的一個小大姐一同出去。

這裡秋谷著實的安慰了書玉一番，又說：「這件事情，與小寶無干，多是春樹一人不好，做了相好，三三兩兩的沒有良心，就是垃圾馬車一般。你也不犯著為他生氣。我明天一定把他拉到你的院中，憑你怎生處治便了。」書玉聽了秋谷這一番心平氣和的說話，方才斂怒成歡，轉憂為喜，向秋谷笑道：「倪本來勿認得啥姓貢格客人，才是耐薦撥仔倪，弄得鴨屎臭。老實說，格號客人，倪做仔俚也勿見得繡得出啥格場面，不過情理浪講勿過去末，倪總要搭俚說兩聲閒話，故歇俚耐勿高興來末，倪也勿在乎此，只要耐二少有心照應，繡繡倪格場面，勿要坍倪格台好哉。」

說著，斜視而笑。

秋谷正要回答，忽想起雙林尚在園中，不知可曾回去，怎麼剛才不見他的影兒？

便不及和書玉說話，立起來向書玉道：「我還有些小事，要在這裡尋一個人。你先回到院中，停會晚間我再來與你細談。」書玉聽了，俊眼含嬌，眉尖微蹙，道：「倪閒話才說完哉，耐勿去末，倪也只好隨耐格便，只要耐天理良心自家去想想看末哉。」秋谷連聲「晚間決不負約，你只管放心」，一面說著，一面急往四下裡尋覓雙林，那裡找他得著？

秋谷□分焦躁，正要上樓去找，先一抬頭，只見雙林倚在靠東的一帶欄杆上面，看著秋谷微微含笑。秋谷大喜，急忙走上樓去問他：「何故不到樓下泡茶？累得我尋了一身大汗。」雙林道：「我因樓下人多，又見有人吵鬧，所以改在樓上。等了多時，方才見你來了，為什麼又不上來？」正是：

摧花折柳，大興醋海之波；倚玉偎香，雙入桃源之洞。

欲知以後如何，下文分解。